



看到这张父亲生前的照片,我就想起他的皮背心。

20世纪40年代在青海工作时,父亲购置了一件狐皮背心,软缎面子,灰绸里子,穿上柔软温暖。对于清贫半世的父亲来说,这是他最贵重的财产。

妈妈常说:“这是你爸的护身符。春天到来,妈妈把皮背心展开,放上卫生球或旱烟,说是防虫咬,然后卷起来,用带子扎紧,收进樟木箱子珍藏,到来年冬季再拿出。”

当时人们过冬一般都是穿棉衣,而且一件棉衣穿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,我的花棉袄就是从初一穿到高中,短了窄了拼布缝一缝,里子、面子也都是补了又补。当时最富贵的莫过于穿上三面新的棉衣,就是新里新面新棉花,就觉得暖和得不得了。皮家伙在当时简直是富

亲情流动

父亲的皮背心

棒棒糖

人才穿的东西。我父亲因为在青海工作,当地便宜才能买得起。

我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,废除高考制度,上山下乡运动兴起,1968年冬季,我随西安市41中学校集体插队到农村。临走,父亲脱下这件皮背心递给我:娃呀,你自小瘦弱,农村风大,冷,你把这贴身穿,隔风。爸在城市条件好,用不着。我坚决不要。可父亲执意要给我。母亲说:“别让你爸难过,孝顺就是顺从老人的意愿,听话,穿上吧。”

那个大雪纷飞的早晨,我穿着留有父亲体温的皮背心,背着铺盖卷,和同学们一起,被大卡车载着翻山越岭到了白水县城。我们5男5女被队上派来的马车接到大沟边上的小山村卓子大队东坡小队。当地最低温度零下16摄氏度。多数知青都是穿着母亲缝的棉衣或棉大衣,个别有亲戚在部队的穿军大衣。后来,有的同学冻得发烧、手脚生冻疮,可我因穿有皮背心从来没有。

1971年大招工,我又被招到离白水县城50公里的黄龙县石堡川水库工程队当基建工。石堡川是黄龙山的谷地,我们就在这里钻洞、架桥,露天作业,温度更低风更大,常常零下20摄氏度。同伴们穿着毛衣再穿棉衣,外面披着工程队发的棉大衣。就这样有人冻得手烂脚烂,还有的脸蛋上冻得起了硬结。而我穿着皮背心再穿棉衣,再披着棉大衣,没有感到冷。

直到1975年,我才把皮背心还给父亲。这时我28岁,父亲已年过古稀,头发全白,背也驼了。

现在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,狐皮背心静静地躺在樟木箱子里,缎面和绸里都烂了,毛茸茸的皮子露了出来。家人让我卖给收破烂的,可我舍不得丢弃。我又买了几尺素花布,给皮背心换上了里面,亲手缝好,每年冬季穿上。

山海经

俺要嫁人

花椒树

村头,不知谁家要办喜事?大门前立起鲜艳的彩虹门,楼房上响起喜庆的乐声。乐声四处飘荡。村中街道两边的杨柳随风摇摆,菊子的母亲和几个女人站在柳树下,谈论这人家的孩子娶媳妇的事。说来奇怪,前几年,人们谈论人家的孩子娶媳妇,首先问,新娘是哪人?长得咋样?近几年,人们首先问,在哪里买的楼房?花了多少钱?有的人成了“楼迷”,菊子的姥姥仍然住在石头屋里,却是一个“楼迷”。她满头银发,拄着拐棍,挪动三寸金莲,颤巍巍地凑到人群边。高声问:“在哪里买的楼啊!……”

“听说在县城买的楼房,花了七十多万。”“啧啧,前年才盖起二层洋楼,现在又买楼房,人家真趁钱。”

“唉,一家不知一家,下苦力挣得那几个钱有数,还不是哭眼抹泪到处借;昨晚我那口子借给他两万。”

“是啊,也是被逼无奈,不买楼房,女方不让人结婚。”

“嘿!现在的孩子还不定亲就开始同居,我看那女孩身子挺沉……这叫双喜临门!”“哈哈……”

菊子的母亲说:“俺菊子要找在省城买楼的人家。”菊子是村幼儿园教师,是四邻八庄有名的俊姑娘,别看人长得细皮嫩肉,干起活来可是一把好手;她摘花椒一人顶俩。其实,菊子已经有了心上人;是村西的一位小伙子,一米八的大个子,在某一煤矿干合同工。他父亲去世的早,十八岁就外出打工挣钱供妹妹念书。去年,他妹妹刚考上大学。小伙子的母亲托媒人到菊子家提亲。媒人递给菊子父亲烟卷,他一把推开。递给菊子母亲糖,她没好气的把糖塞到提包里。媒人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菊子的母亲发誓:“他不买楼房,你就是跑断腿俺也不同意!”菊子是个孝顺闺女,她细心地开导父母,盼望父母回心转意。

但是,事与愿违。某一晚上,菊子的大姨乘轿车来到菊子家提亲。她从后备箱里抱出四箱名酒、四条名烟、四包糖果,还拽出四样猪下货,心、肝、舌、耳。菊子的父亲钻到厨房里一阵刀剁板子响,他把四盘菜端到桌上,捏起酒盅滋滋地喝起酒来。菊子的母亲一张老脸笑成了花,嘴里含着喜糖一个劲地喊甜。菊子的大姨挪动肥胖的身子,她蹲坐在上首椅子上,右腿搭到椅子扶手上,叨一支香烟,唾沫星子四溅。她说:这孩子他爹可是俺村里的大款,人家开着沙场,家有五辆大卡车,这孩子村里有楼,城里有楼。菊子要是跟了这孩子,可是一辈子享不完的幸福。不过,这孩子就是老实点……菊子早就认识他,他身高不到一米六,一张圆脸像方瓜。听说,近几年他能认识钱币。他攥着五角钱赶集,在集上转悠三圈,还舍不得花掉那五角钱。菊子躲在闺房里一声不吭。

翌日清晨,菊子梳洗打扮,像往常一样准备上班。菊子父母高兴地上坡摘花椒。老两口子回家却不见女儿踪影,而且,家里的户口本也不见了。菊子母亲的手机上显示女儿发来的短信:俺要嫁人!

时光荏苒,一晃五年。今年初二,一辆轿车在菊子娘家的大门前戛然而止,车上走下菊子和她的丈夫。丈夫穿一身笔挺的西装,他抱着儿子。菊子长发披肩,她着一件暖色的冬装,两手提着礼品。她丈夫已是煤矿掘进队队长,年前,她家在县城买了楼房。老两口子喜从天降,菊子的母亲抹着眼泪夸女儿。她说:“亏了你没跟那个孩子,那孩子他爹蹲监狱了;听说是犯了诈骗罪。你表姐嫁给他,经常以泪洗面……”

老木是公司下属单位的一把手,那种蝌蚪戴眼镜坑里河里都看见的主,可偏偏自我感觉良好,压根不知道在别人眼里,自己应被扒光了。

老木官不大,挺讲究,见人脸堆笑,偶尔兴起,也会拍着员工的肩膀称兄道弟信誓旦旦。

周末,生产科加班,按规定加班的人一天补助100元。

周一上班,负责人小王早早拿着造好的单据找老木签字领补助。

接过单据,老木上下左右熟练迅速地瞄了一眼名单,似乎有点不十分满意地说:“加班的同志辛苦了!就这几个人吗?”“是的,我带的班,确实六个人!”小王一脸的认真严肃,以为老木是在怀疑自己虚报了加班人数,多领补助。

老木点上一支软中华送到嘴边,猛抽一口,

智慧生活

加班

刘厚勤

用力吐出个意味深长的烟圈,烟圈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迅速扩展蔓延,在即将散去的瞬间,老木再次提醒小王:“年轻人,好好想想,钱可是单位出,不能亏了每一个加班的同志。哈哈!”“啊!没错呀,就六个人。对了,小娟今年生二胎,产假刚过没几天,家有吃奶的孩子,是我让她早走了半个小时。如果加班算一天的话领补助沾光了,可算半天也太吃亏了!”小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自言自语。

“嗯嗯,你想错了,说的不是小娟加班早走这档子事。小王你是揣着糊涂装明白,还是悟性差呀!”老木的眼神和说话语气似乎意犹未尽,又像是在提醒着什么。

小王一脸疑惑,大脑急速旋转着寻求老木提醒的答案,仍然百思不得其解:“那是?糊涂了,真的悟不出来,请您明示。”

“周末你们加班,我也没闲着吧。不是专门给你打电话询问加班情况吗?当时你们正忙得不可开交……”老木弹弹烟灰,显然有点不耐烦。

“是啊,您电话上说,时间紧,任务重,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,在确保质量的情况下,时间服从质量。还要我把加班同志的生活安排好,您就不过来陪我们吃饭了。哦!对了,是七个人。您亲自指导加班,一直和我们并肩战斗呀。看我这猪脑子进水了,进水了,竟然把领导加班都忘了!该罚,真该罚。”小王突然醒悟过来,连连拍头自责,不停点头道歉。

“要想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在单位领导就应该和同志们一起加班,身先士卒吗?七个人好啊!七上八下,看来你小王还得进步!哈哈。”老木似笑非笑的掐灭了手中的烟头,把加班人员名单递给了还在云里雾里的小王。

大约五分钟后,小王拿着更改后老木签好的七人名单,一路小跑去了财务科。